

# 东非漫行散记

撰文 卢杭楨



摄影 / 熊博

去非洲需要一个理由吗？因为东非是人类的摇篮，那里是动植物的家园？因为这次是动植物学家带队，深度游可以了解得更多？因为它比月球还遥远？月亮仰望可见，而非洲，飞机要不停地飞

12小时。不不不，去非洲只需要一个理由：因为，我想去。引用哈维尔的一句话：“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，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，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。”好吧，我承认我有都



肯尼亚乡间 摄影 / 齐鸣

市焦虑症，我要寻找人生的信念，不管找不找得到。

内罗毕的机场简陋得不像话，就是一排长平房，平平的，像金合欢树的树冠。出海关的手续也很简单，按几个指模就好了。拿完行李后在华为通讯的广告牌前面遇到查小黄本（注射黄热病疫苗的证明）的工作人员，态度暧昧，从注射日期（要求至少10天）上挑不到毛病，我们坦然而过。然而同行的一北京团友因注射时间太晚而被罚了2次共60美元，因为是两拨工作人员。这是非洲草原的生活节奏吗？狮子吃完鬣狗再吃？

过马路时，汽车自觉停下来让行人通过，即使后来在内罗毕多次塞车的时候（催生了车边流动百货售卖），车辆也不会鸣笛而是安静等候。栗头丽椋鸟在停车场边上的草丛间自由觅食，华华丽的蓝色羽毛泛着金属色泽；进城一条道走到底，垃圾两边堆，秃鹫在低空盘旋。秃鹫吃腐肉，又叫“垃圾鸟”，其实这样说它不厚



秃鹫抢食 摄影/熊博

道，它们应该是清道夫。食物链的每一位置必有它的道理。自然界中，每一环节都不会浪费能量。纳瓦莎湖边的小岛上，死去动物的残骸先后有鬣狗、秃鹫、蚂蚁处理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白花花的骨头。人



斑鬣狗 摄影/宋建跃



四处张望的狮子 摄影 / 宋建跃

类总是雄心勃勃地挑战一切，我们可以登上月球，未来我们可以登陆火星，但那时地球也许不再蔚蓝，我们已没有了回家的路。

内罗毕，非洲第二大城市，却可能是治安最差的城市。外国游客被告诫晚上不能外出，等待红绿灯时不能摇下车窗。思问网工作人员佳佳说，从酒店窗口望出去，像某个电影的场面，狙击手正在对面某处埋伏，所以，我们只能在车里游览市容啦。最漂亮的地方是内罗毕大学，那里蓝花楸点缀着绿草坪，草坪上跳跃的白点、黄点、红点是正在运动的学生。后来公路上经过的每一个小镇和村庄，最显眼的房子是学校，最整洁的衣服是校服，英式校服确实好看。比如淡蓝色格子衬衫配淡灰色V字型毛衣，女生一定是

裙子，男生是短裤，一律配着淡灰色的袜子和黑色皮鞋，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，学生们的行头一样不少。从我们的司机、酒店的服务生身上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英式的礼仪。但我们的华人导游李导忿忿不平，埋怨服务生歧视华人，讨好白人。我的看法是，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，其中有些人没有给世界展示我泱泱中华的礼仪，也不学习尊重他国他乡的习俗，所作所为被人耻笑、鄙视，我们更应该反省自身。

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不大，观光车必须按固定线路行驶，不能另辟蹊径，除非公园特批的摄影车辆。逛了2天，那些路大概熟悉了，动物们也有固定的活动路线。安博塞利的狮子们有自己的灌木丛领地，大中午不见狮踪，这就是观光车安排上午7点

左为正在交配的狮子，右为树上睡的狮子 摄影 / 熊博





马赛人的欢迎仪式 摄影 / 吴健晖

和下午4点出发的原因。纳库鲁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都见到了狮子。也是在中午，纳库鲁国家公园见到的3头都是母狮，一头趴在树干上，两头卧倒在树下的草丛中，任由围观拍照，吾愿长睡不愿醒的姿态。寻找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狮群

也必须在马拉河支流附近的灌木丛里。有经验的司机会去寻找发情期离开狮群独处的狮子情侣。空旷的稀树草原上，压得低低的云层下，一对狮侣稳稳地酣睡着，紧张的是边上的看客们，出汗的手里攥着手机、相机。期待的场景如期上演，母狮走

渡河的角马 摄影 / 熊博





斑马 摄影 / Steed

到公狮旁边把他唤醒，然后前腿向前安静地趴下，公狮趴在她的后背，先是温柔地舔着她的后颈，然后啪啪啪，整个过程只有9秒。从Steed拍下的照片回看，可以看到雄狮拱起的脊背，用力支起的上半身，向着天空张开的大嘴。完毕，各自走开，

重新卧倒。导游说，母狮发情期大概一星期，这期间，整天就做这一件事。看来是个体力活，生命不易。

就在狮子的不远处，角马在河边来回聚集，焦急着不知道该不该渡河。角马长着一对弯弯的角，披着凌乱的鬃毛，总是



非洲水牛上的牛背鹭 摄影 / Steed



象背上的牛背鹭 摄影 / 熊博

埋头向前，天生一副我要奋斗的模样。只见一拨拨的角马来到河边张望、踌躇，复又后退，此起彼伏，河边一时间尘土飞扬。马拉河这条支流宽50余米，河水黄红浑浊，不深也不急，河中沙洲趴着河马家族，河边潜伏着尼罗鳄，若无其事地张着大口，一动不动。整整两个小时不见动静，烈日下车里等待的人们不耐烦了。导游判断角马迁徙的季节已过，今天是不可能看到角马过河的，三辆车决定离开去寻找猎豹，偌大的草原上，只有一辆车坚持留下来。一小时后，角马过河了。后来我们看到了他们拍的视频，角马前扑后继地，一个接一个，奔腾下河，踩水过河，再奋勇上岸，镜头太近，仿佛听到它们粗重的喘息。力气弱点的小角马直接被河水冲走，没有其他角马去营救，每一头角马必须保证自己可以上岸。在现场的人据说

感动到哭了。角马为什么要在不是迁徙的季节过河呢？没有人解释，但我认为，角马听从来自本能的召唤，生命不易，然而生生不息。

乞力马扎罗山顶覆盖着白白的雪，雪融化后流下安博塞利草原，安博塞利草原繁衍着大象、长颈鹿和羚羊。所以动物们并不是草原的主角，乞力马扎罗山才是。乞力马扎罗山在坦桑尼亚境内，是非洲最高峰。那天，被对讲机吵醒，起床时霞光满天，云雾散开，山体清晰可见，山顶金黄闪耀。密密云层里透出云隙光，布下丝丝光线，斑马的身影顿成剪影，在那瞬间，时间凝固，让我相信，天地间自有神明的存在。也许有一天，我可以攀登乞力马扎罗山，触碰她冰雪的前额，这是文艺女中年的虚荣心作怪。乞力马扎罗山不高，海拔5895米，是一般体力和一般收入

的我此生可能触及的最高峰。

在这个恒古不变的清晨里，象群在祖母的带领下沿着象道悠悠地走向盐地吃盐，留连着水草丰美的沼泽地走走停停，一只洁白的牛背鹭悠闲地停靠在象背上。小象贴着妈妈的身子不慌不忙地走着，一头成年公象若即若离地跟在后面。象群是母系氏族，公象成年后被祖母赶出象群，无非催他到别的象群成家立业。象群穿过马路逐渐慢慢地远去，象背上的牛背鹭依然不离不弃。长颈鹿似乎更喜欢单独行动，三三两两游荡着，喜欢吃金合欢树叶。金合欢树不欢迎长颈鹿，枝干长满尖刺，羽毛状的细叶藏匿其中，长颈鹿的舌头伸长可达20厘米，灵活地避开尖刺没问题。金合欢拿长颈鹿没办法，长颈鹿够不着的枝干不再长刺，植物学博士史军说长刺也要消耗能量，从经济的角度能省就省啦。

如果没有了长颈鹿，金合欢还会长刺吗？动植物之间有一种迷人的共生关系。无论花朵多么千奇百怪，很多开花植物有特定的虫媒帮忙授粉。曼陀罗花又叫洋金花，有华佗“麻沸汤”里的成分。花朵金黄，远看

悬挂在树上，喇叭形的花瓣极像小女孩跳舞时扬起的裙摆。曼陀罗花朝下开放是为了躲开不合适的虫子偷花粉和花蜜，她的意中人是某种太阳鸟或蛾子。

是的，想和你手拉手，一起来到纳库鲁湖边，看那清晨天地湖混沌一片，不分你我。火烈鸟是这幅水墨画里的白色火焰，确实是燃烧的火柴棒啊，头部白色，底部红色。空气凉凉的，传来河马的拔草声，更添寂静。等到晨雾散去，天地间豁然开朗，中国水墨幻化成西洋水彩，绿的草，黄的树，蓝的湖，更蓝的天，极目远眺，视线尽头伫立着一棵孤独的树，昂然挺立。湖边移动着几条色带，白的是琵鹭，黑的是彩鹮，灰的是苍鹭，粉红粉红的是火烈鸟。忽喇喇，几只火烈鸟张翅掠过水面，泛起层层涟漪，复又停落在青青草边，低头寻觅。寻寻觅觅，要相信，你我在时间的旷野里相遇，不早也不晚，是缘分，珍惜身边的人，珍惜相处的时光。

如果说纳库鲁湖带着一片伊甸园的宁静，那么纳瓦莎湖浩大无边，湖水浑浊，湖边枯树死而不倒，则弥漫着些诡异的

角马 摄影 / Steed





栗头丽椋鸟 摄影 / 宋建跃

气息。近两年，湖边树木因水面上涨被淹死，死去的树干犹自成林。小船穿越其中，猛然从水面冒出几头河马，不耐烦地打着鼻鼾，似乎在驱赶打扰了它们宁静的小船。小船加速逃离，白鹈鹕在船头带路，到达普通鸬鹚和长尾鸬鹚的家，湖岸的一个小岛上。小岛为私人拥有，向游客开放，只收取岛上

导游的费用，而且自愿。踩着满地的粪便前行，经过白蚁破坏过的树桩，地上随处散落着黑色多孔的火山岩，相伴着白花花的角马和黑斑羚的遗骸。

在广阔的马赛马拉草原上，皱脸兀鹫、黑白兀鹫聚集的地方多半有过杀戮发生，草丛里还有单只的鬣狗游荡，疣猪们

纳库鲁湖边的火烈鸟 摄影 / 熊博





乞力马扎罗, 非洲屋脊, 海拔5 895米, 峰顶常年被积雪覆盖。由于几乎位于赤道, 这里差不多看得见南北两个半球的全部星空——只有北极星, 永远不会从那里的地平线上升起。从肯尼亚的安博塞利向南眺望, 银河系两个伴星系——大小麦哲伦云, 就低悬在乞力马扎罗的上方 摄影 / Steed

就在角马的头盖骨旁边吃草。此时此刻, 落日恰好从云层后透出, 给整片草原铺满了金色的阳光, 成群的角马抢渡马拉河之后, 悠闲地享用着丰盛的青草大餐。金合欢如伞盖向四周自由舒展, 天边的地平线缓缓起伏, 仿佛大地在轻柔呼吸。天低地阔, 地平线上



的角马剪影直接贴在了天幕上。

我们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了？事实是城市灯光染红夜空，我们已经看不到星空。安博塞利草原的夏夜，温柔得像情人的怀抱，无数的星星在天上无言地凝视着你，它们也凝视着人类长河里发生过的一切。浩瀚的银河两边，牛

郎织女星隔岸相望，永不相聚。人间的情爱搬上了天，结局还是那么忧伤，只是今晚的星空下，此恨不关风与月，星转斗移，沧海桑田，唯这草原恒古不变，生死相依。

（责编 桑新华）